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三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22 冊

晚明張楊園先生學術思想研究

何 明 穎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晚明張楊園先生學術思想研究／何明穎 著 — 初版 — 台北縣
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序 2+ 目 6+328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編；第 22 冊）

ISBN：978-986-6528-92-7（精裝）

1.（清）張履祥 2.學術思想 3.清代哲學

127.1

98001745

ISBN - 978-986-6528-92-7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 編 第二二冊

ISBN：978-986-6528-92-7

晚明張楊園先生學術思想研究

作 者 何明穎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9 年 3 月

定 價 三編 28 冊（精裝）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晚明張楊園先生學術思想研究

何明穎 著

作者簡介

何明穎，民國 43 年生，雲林縣人，今定居台南市。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執教於台南科技大學二十餘年，現職為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擔任五專國文、四技國文、應用文、文學欣賞等課程。自寫完博士學位論文後，嚮慕張楊園先生志行，欲效其遯世無悶、不輕為著作，默存於世，潛心教育子弟，以盡餘生。

提 要

張履祥，初字吉人，後字考夫，浙江嘉興府桐鄉縣人，學者稱揚園先生。幼孤，得力於母教，自小立志聖賢之道，至死不怠，守身修業，踐履篤實，終成一代大儒。

先生居窮鄉僻壤，家貧窘，非世家名門，幼無名師之教，故初以舉業制義，即聖賢之道。二十四歲得王畿龍溪集，始知門徑，故潛心姚江學十年，深信而服膺之。三十四歲問學於劉宗周，對所學愈有自信，此後漸脫離姚江學派之影響，學日精進，理愈純熟，言益平實，至四十三歲後俱以程朱為法則，篤實醇粹。故先生對聖學之追求，其思想實經多次波折，幾經轉變，並經過艱困省思，乃能卓然不惑也。

先生少逢亂世，長歷戰亂，身遭國變，以遺老自居，隱遁鄉野，唯恐受清廷之薦舉，故不求聲聞，與同志砥礪氣節，獨以學術人心致明道救世之功，故特重教育子弟，培養人才，欲因此而深植復國之基。檢討亡國之因，歸結於陽明良知之學流弊所致，故對當時姚江末流邪說辨斥不遺餘力，欲求端正學風，挽回世道人心；對其餘異端邪說、儒釋異同，亦辨析透徹，以防其亂學術而惑溺人心，閑邪崇正實為先生學術之一大特色，亦即其經世思想之踐履實施也。至於先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通貫經史，彙總宋明諸儒學說菁華，以啟迪來世，誠為守先待後之醇儒，是以後世論者謂為朱子後一人也。

自序

明末清初學術駸駸乎盛矣！當時海內號爲大儒者，北有孫奇逢、李顥、顏元；南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皆爲明末遺老，其學術、行誼、志節，夙經前哲詳論備述，足以流芳百世，矜式後學。頃讀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至桐鄉張履祥先生集，稱其「潛心義理之學，少嗜姚江，中師蕺山，晚乃一歸於洛閩，以爲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踐履篤實，不欲以空言著書，在清初諸儒中，最爲醇樸正大。至於處境艱困，志行卓絕，闇然自修，持論通達，又非自來言義理者所能逮也。履祥不言經學，而於經學爲最深；不事注述，而闡發羣經大義皆得其要，且能引歸身受，見諸躬行，此其所以卓也。（所著）大抵致詳於庸言庸行之際，不越乎日用倫常之外，不尙高奇，一歸平實。論者多取履祥與陸隴其並稱，目爲洛閩正傳。余則以爲力闢王學，固兩家所同，至於履道堅貞，不惑於物，則隴其固非履祥匹也。」余讀而愾慕之，尋繹諸學術史，而惑其疏略也。且先生與宗羲先後從師蕺山，其生同時、同師、同爲遺老，顧宗羲名動天下，而先生何聲氣闐如也。乃進求先生全書而讀之，既曰爲世道人心久大德業之計，又曰雖小物亦當用力也；既曰囊括其口，摧頽其容，以求溷俗，又曰濟時行道之懷，未嘗須臾忘也。又曰古之教人，仁義道德而已矣！今之教人，聲色貨利而已矣！古之學者以實行，今之學者以空言，世道人心安得而不日壞。又曰古以躬行君子爲儒，後世以能著述善講說爲儒，天下無道言有枝葉，正此之謂也。又曰聖人之道如布帛菽粟，食之可飽，衣之可煖，失之者死，故不可須臾離，今人之爲道者，皆可離之類也。言言平實親切，足以發人深省，而弘毅之志，邇世无悶，不欲自見之節，斯世斯民飢溺之念，皎然可見矣！抑思今日物欲橫流，舉世

滔滔汨沒功利，躬行君子，日見稀少，世道人心，尤有不讓於昔者，因求發明先生之學，以資世道而彰風教焉。

先生之學，篤實正大，余從事於茲五載，每反覆研讀，身心輒有開益，以是知聖人之道，誠如布帛菽粟而已。道不遠人乃人自絕於道也。唯浮生多碌，志不勝氣，自執筆以來三稔，時輟時繼，遷延至今，始克成篇。又見先生與友人書曰：「竊意當年潯溪相公與尚寶相契甚厚，其立身本末可爲後人師法處，及其用心之微，世人不能盡知處，宜有所表著，而文字竟類應酬，何也？豈潯溪本領亦祇若是而已矣。」則深愧斯言，未知負先生者又幾許也。世之博雅君子，幸垂教之。

斯篇之成，蒙 慈母代爲祿育幼子，惠我獨多；家父尤時予策勵，父母之愛子，誠無微不至也，謹誌于此，以自惕勉。另蒙 恩師王熙元先生不棄愚魯，詳加裁成指正，關切備至，倘無恩師昔年之見容，亦無茲篇之成，實當致最崇高之謝意。又賢妻於數年間董理家政，幫忙抄繕稿件，使余能專意於論文撰述，亦應誌此感謝。此外，承友人陳邦禎博士提供資料，張忠良君謄稿校對，及師長、同事之關心鼓勵，均並此致謝。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歲次庚午孟春

序於臺南



目

次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生平述略	1
第二節 著述與刊行	6
一、著述	6
二、刊行	20
第三節 時代背景	24
一、明末清初之政治概況	24
(一) 明末之政治	26
1. 政務廢弛、弊害叢生	26
2. 政黨傾軋、奄宦弄權	27
3. 苛斂侵削、經濟崩潰	29
4. 風俗惡薄、道德淪喪	32
5. 寇盜四起、闖賊陷京	34
(二) 清初之政治	35
1. 亡臣遺民、排滿復明	35
2. 招納降臣、收拾人心	35
3. 開科取士、禁社壓制	36
(三) 對當時知識分子之影響	37
二、明末清初之學術潮流	39
(一) 學風革新之背景	40
1. 姚江末流猖狂	40

2. 釋老學說盛行	41
3. 結社聲氣之習	42
4. 結 論	44
（二）學風革新之流派	44
三、先生個人之環境遭遇	46
（一）生計困窘	46
（二）病痛侵尋	48
（三）天倫厄變	50
（四）水旱凶災	51
（五）賦役繁重	53
（六）寇盜肆虐	54
（七）教衰俗敝	56
（八）結 論	59
第二章 楊園之師友淵源	61
第一節 父 兄	62
第二節 師 長	63
第三節 學 侶	69
一、早年讀書之友	69
二、山陰師門之友	78
三、生平道誼之友	84
第四節 後 學	100
第五節 私 淑	108
第三章 楊園之思想淵源與治學歷程	127
第一節 楊園之思想淵源	127
一、淵源家教	127
二、根柢四書五經	129
三、潛沈文史諸子	132
四、涵泳宋明諸儒	137
五、切磋師友緒論	140
第二節 楊園之治學歷程	143
一、早年之教育環境及思想	144
（一）少年時代從師之影響	144
（二）早期之思想概況	145

(三) 出入王學之時期及其影響	147
(四) 體驗宋儒義理之時期及其思想	152
1. 體驗宋儒之義理	154
2. 志意之鍛鍊	159
3. 別流俗之非	161
二、問業蕺山時期之思想	164
(一) 蕺山思想之特質	165
(二) 蕺山學說對楊園之影響	169
(三) 楊園對蕺山學說之修正	175
三、思想之轉化時期	186
(一) 對陽明良知說之摒棄	187
(二) 宋儒思想之精進融通	189
第四章 楊園之學術思想研究	199
第一節 哲學思想	201
一、本體論	201
(一) 論理氣	202
(二) 論心性	204
二、工夫論	204
(一) 論 敬	210
(二) 論中和	214
(三) 論下學上達	217
(四) 論克己復禮	219
(五) 論格物致知	222
三、結 語	224
第二節 政治思想	224
一、政治之根本觀念	225
(一) 爲政以德	225
(二) 選賢任能	226
1. 知 人	227
2. 親賢並用	228
3. 不可用小人	228
4. 任官取士	229
(三) 因時立制	230

(四) 施政次第	230
(五) 君臣之道	231
1. 論君臣之共道	231
2. 論君主之道	233
3. 論臣下之道	234
二、論明代制度之弊	236
(一) 論科舉	237
(二) 論官制	237
(三) 論資格	239
(四) 論軍政	239
(五) 其 他	240
三、民族思想	241
(一) 出 處	241
(二) 學 術	243
(三) 教 育	245
第三節 經濟思想	247
一、務本節用	247
二、論明代農政之廢	249
三、論明代賦役之弊	250
四、論明代水利漕運	252
第四節 教育思想	254
一、教育之目的	255
二、蒙養以正	257
(一) 學必有師	257
(二) 慎擇師	259
(三) 養正之道	259
三、治學之道	261
(一) 先立乎其大	261
(二) 親師取友	262
(三) 擇善而從	263
(四) 反躬自得	264
(五) 循序恆久	265
(六) 專一精熟	265

(七) 虛心去矜	266
(八) 憂勤惕厲	267
四、教學之精神與方法	268
(一) 教學之精神	268
(二) 教學之方法	270
五、結語	270
第五節 其他：經、史、文學	271
一、不輕著書之基本主張	271
二、經學	273
(一) 反求諸其身	274
(二) 經句之闡釋	274
(三) 羣經之大義	276
(四) 經文之闕疑	285
(五) 結語	287
三、史學	287
(一) 史以致用	287
(二) 史書不可盡信	288
四、文學	289
(一) 文以載道	290
(二) 德而後文	290
(三) 文需達意當理、求實	291
(四) 詩主性情	292
(五) 詩文可寓不可溺	293
第五章 楊園學說之時代意義	295
第一節 薈萃義理精微、綜先儒之大成	295
第二節 辨正良知流弊、矯姚江之狂瀾	298
第三節 嚴別儒釋異同、端學術之風氣	302
第四節 評鷺當世學者弊病、爲中流之砥柱	304
第五節 析論前儒得失、示後學以途徑	308
第六節 推尊朱子之學、下開清獻之傳	315
第六章 結論	317
附錄：張楊園先生像	321
參考書目	323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生平述略

先生姓張氏，諱履祥，初字吉人，後更字考夫，〔註1〕號念芝。浙江嘉興府桐鄉縣人。世居清風鄉鑪鎮楊園村，故學者稱楊園先生。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辛亥（1611）十月朔丁卯辰時生。

五歲時，父九芝先生諱明俊授《孝經》，口授句熟，即指點認字，先生端坐朗誦，音切皆辨。七歲從餘姚孫台衡先生受書，九芝先生語之曰：「吾名是兒，雖云與長兒名近，亦欲其異日學金仁山先生也。」（《重訂楊園先生全集》卷二十一，〈先世遺事〉。以下所引僅稱卷數）〔註2〕九歲丁父憂，先生與兄履禎居喪，擗踊袒括如成人，見者痛之。時先生王考晦庵公在堂，母沈孺人年三十二，家故貧窘，晦庵公於鑪鎮開一小肆，以資薪水，沈孺人勤儉持家，晨夕勤劬，延師課先生兄弟，紡績供脩膳，夜分不寐，每泣諭曰：「人惟此志，孔子孟子亦只孔孟兩家無父之子，惟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汝若不能讀書繼志，而父九原安得瞑目。」（卷二十一，〈先考事略〉）自是外奉祖訓，內秉母教。先生嘗自述云：「是後撫育教誨，出則先大父，入則先慈，自飲食立行，以及守身修業，與人交友之事，罔不有教，教罔不

〔註1〕蘇惇元《年譜》云：先生年十五時，未有字，前輩或字之曰吉人，年十八更字曰考夫。又見錢馥校姚夏所作《年譜》云：時先生未有字，一前輩字之曰長吉。先生自題一聯于室曰：願爲金履祥，不學李長吉。因更字吉人，後一字考夫。

〔註2〕府縣志俱作生時父夢金仁山來謁，故命是名。

有淚。」（卷二十一，〈先世遺事〉）

十二歲，從陸時雍先生講《易》，先生晝夜把卷沈吟，題《易經》前頁曰：「戒之，戒之，甯得魚而忘筌，無買櫝而還珠。」明熹宗天啓五年（1625），先生年十五，應童子試，補縣學弟子員。復從諸董威及傅光日二先生受業，皆名師也。年十八，娶夫人諸氏，即董威先生兄女也。二十歲遭王考喪，二十一復遭母喪，先生居喪一遵朱子家禮。後遇父母忌日，輒素服齋居外寢，不飲酒食肉、不留客、不入館，孺慕終身如一日。

崇禎六、七年間，先生二十三、四歲，館同里顏士鳳家。時東南文社方興，各立門戶，遠近紛如，慨然曰：「東南壇坫，西北干戈，其亂於世，無所上下。」（卷九，〈與屠闇伯書〉），與士鳳嚴相約毋濫赴，但與里中數子邱衡輩相砥文行，曰存知社。遠則與王庭、朱一是、屠爌、黃三貢、李明櫛、明礪、董說、鄭雪昉、吳蕃昌、錢本一、錢寅曰敬盟，他社皆不預。十五年秋，三十二歲，赴杭鄉試，見漳浦黃石齋於武林靈隱寺，黃子以近名爲戒，先生謹誌之。十七年二月，與錢寅偕至山陰，受業於劉宗周先生，擇《願學記》中語質之，劉先生一一批答之，後名之曰《甲申春冬問目》。歸而自謂有得，以劉先生《人譜》、《證人社約》等書示門人。是夏五月，聞京師三月十九日李自成之亂，縞素不食，去館，携書簞步歸楊園。時年三十有四矣。

先生少有大志，以天下爲己任，入清後棄諸生，隱居教授，苦志力學，益杜門寡交，避世畏聲利若浼，惟與苕上凌渝安、湖州嚴穎生、歸安沈磊、嘉興徐善、海鹽吳謙牧、何商隱，道義切磋，務躬行踐履，終身無間。以舉業來質者，謝勿納。先生家既貧，故一生處館，以資不給，自二十三歲始，終其身，竟不能去。歷館同里顏士鳳、錢飛雪、菱湖丁友聲、苕溪吳子琦、族兄彬、澉浦吳哀仲、郡中徐忠可、半邏何厚庵家，而錢氏前後八年，顏氏前後六年，晚館半邏且歷九年之久。五十九歲後，館語水呂留良家，蓋請自康熙三年甲辰之冬，歷經五年，屢請屢辭，留良虛席待二年，誠意惓款，並謂此請不僅爲兒輩計，實在聖學之宣揚（詳參《晚村文集》卷一，〈與張考夫書〉），先生終不能辭。館語水數年間，屢勸留良韜晦匿跡避禍，以爲選刻時文雖足以發明書理，不若多刻先儒之書，嘉惠尤爲無窮，學識氣象可知也。因勸刻《二程遺書》、《朱子遺書》、《語類》及諸先儒書數十種，且同商略。嘗言：「今世貧士眾矣！皆將不免飢寒，宜以教學爲先務，蓋亦士之恆業也。凡人只有養德、養身二事。教課則開卷有益，可以養德；通功易事，可以養

身。」（卷四十二·《備忘》四·40頁）病當時講學者以師生爲標榜，故於授讀外，未嘗納拜，凡親炙諸子，一以友道處之。時（康熙六年丁未，先生五十七歲）黃宗羲方以紹述蕺山，復興證人書院講會，鼓動天下，先生曰：「此名士，非儒者也。」（雷鉉〈張楊園先生傳〉）噫！可見先生之志也。

先生自幼受庭訓，有志聖賢之學，先從姚江入門，二十五歲，讀《小學》、《近思錄》有得，遂悟王學之非，作《願學記》。謁宗周先生歸，乃肆力於程朱之書，真知力踐，覺人譜獨體猶染陽明，於程朱猶有出入，然以師故不敢言，乃於劉先生遺書中，採其純正者，編爲《劉子粹言》，論者謂於師門有補救之力。念台之子伯繩纂先人遺書，亦多折衷於先生。晚年乃奮筆評王氏《傳習錄》。先是五十歲館半邇時，何商隱請先生評之，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謝不敢任。六十二歲因館語水呂氏，商隱復請，留良亦請，先生謝不敏，三請乃允。慨然謂：「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問未純，神州陸沈，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由傳習。」（引陳梓〈楊園張先生小傳〉）於是，毅然秉筆，條分縷析，洞揭其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炯鑒。蓋自此書出而閑關、通辨、困知，〔註3〕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

先生之教門人，亦必令讀《小學》、《近思錄》及《顏氏家訓》，又令各書〈白鹿洞規〉，揭於座右，並與講〈呂氏鄉約〉。每教門人需務經濟之學，始初年三十館菱湖丁友聲家，時歲大饑，先生即訓門人曰：「大荒之後，必有大亂，宜讀經濟書，宴安於膏粱，大不可也。」（蘇惇元《年譜》）國變後，謂門人曰：「須讀有用之書，毋專習制義，當務經濟之學，於唐學陸宣公，於宋學李忠定公。」（同上）因令讀兩公奏議，而於《忠定集》加評點焉。明社未屋時，有〈上本縣兵事書〉，並陳時事略，臚陳利弊，實可見諸實行。又言嘉郡水利不講，時被旱潦，其要在濬吳淞江，屢寓書與搢紳之素好者，屬其條陳當事，後嘉善柯聶建議濬之，本先生之說也。歲耕田十餘畝，地數畝，種穫兩時，在館必歸，躬親督課，草屨箬笠，提筐盂而佐饘，修桑枝則雖老農不逮也。又好畜牧，雞鴨鵝羊豕俱備，督僮飼之，不時就觀。於此可見先生學之具有體用如此。

先生生平家居，雖盛暑，必衣冠危坐，未嘗少有怠肆之容，若有勞役事，則去上衣，著最麤麻布衫，帽與屨，雖勞與酷暑未嘗去。居常几上止置書一

〔註3〕《閑關錄》十卷，明程瞳輯。《困知記》四卷，明羅欽順撰。《學部通辨》十二卷，明陳建撰。

冊，無雜陳，看書或倦，則拱手默坐，或徐步課農桑，凡蔬果花藥之類，皆手經理之；米鹽日用之事，亦躬親料理。先人墓在楊園港口，每舟過，必正身拱立於舟中深揖，遠數十步始坐。自壯至老，雖倉卒，必於是。於喪禮尤詳慎，雖卑幼緦小功之服，必素衣冠，終其日數，赴几筵釋之。舟行則終日危坐，坐處不移尺寸，寢則通夕不反側，行止夢寐，無不莊敬也。

桐邑村民向有阻葬敝俗，先生曾卜兆葬祖而未果，後櫬室爲盜所焚，先生聞變奔詣，慟不欲生，副以椁，七日夜露處其側，號泣不食。李石友偕親朋力勸之，謂死而齎恨，不如生而討賊，乃強進飭粥，衣墨衰，匍匐訴於官。自是冬臥草苫，夏臥竹廩，後盜徒定案論死，門人因邀先生執友顏統、錢本一輩，力勸請御酒肉，釋苫廩，先生猶不肯從。甲申渡江師劉念台先生，從者猶擔竹廩而行，劉先生知而勸慰釋之，而先生終身抱恨，四時衾衣用粗麻，卒時，遺命即以斂焉。

娶諸孺人，生男子三，皆殤。四十歲，始納妾朱氏，生二子，長維恭，次與敬。康熙十三年甲寅春正月，爲長子娶婦。〈與錢本甯書〉曰：「賤體傷脾，氣困頓不可言，又不免以小兒婚事擾心，連遭歲歉之後，大難爲力。」（引蘇惇元《年譜》）又〈與姚夏書〉曰：「今年二月小兒亦已授室……不佞舉子遲暮，不意及見新婦之入門也。」（卷十三）蓋先生貧病已甚，以喜以悲矣！夏五月，病脾甚，至七月二十八日庚寅戌時，命具衣冠，居正寢，恬然而逝，享年六十有四。長子亦旋歿，次子未娶而歿，繼孫聖聞亦歿，配姚氏守節以歿，繼曾孫文相後亦無考，亦天道之不可知也。

康熙十四年，何商隱偕諸友朋及弟子數十人會葬先生於楊園宅之東南，墳前立小石碑，題曰「楊園先生之墓」。康熙六十年，海塩張莘皋朝晉、餘姚陳頴躬梓修先生墓，并以夫人以下五喪未葬者，附葬於墓側。乾隆十六年，學使甯化雷鉉更立鉅碑，題曰「理學真儒楊園張先生之墓」。嘉慶六年，桐鄉令合肥李廷輝修楊園舊祠，立主崇祀，并修墓立石。十六年，浙江巡撫漢軍蔣攸銛檄飭立主，祀於青鎮分水書院。二十三年，縣令遵義黎恂修墓，重刻墓碑。教諭仁和宋咸熙立祠於學宮東偏。道光四年夏，浙江撫軍黃梅帥承瀛疏請入祀鄉賢祠。同治三年，浙紳陸以恬等，呈前閩浙總督，今侯相左公宗棠，請從祀文廟兩廡，並呈事實十二條，左公批允轉奏，適以軍書旁午，旋調陝甘，未及拜疏。至九年，學使徐侍郎樹銘乃爲奏請從祀，禮部議在東廡先儒孫奇逢之次，十年冬奉旨俞允。是年杭紳丁丙奉左相命捐建專祠於青鎮

立志書院之後，並得前布政使楊昌濬發款落成。十二年，前署令貴筑李春觚捐建墓祠於楊園故里，仍題曰務本堂。江蘇書局重刻楊園全書，山東亦有新刊本。蓋先生之遇，雖鬱於生前，而其道則大昌於身後矣！

先生平生學問專務居敬窮理，躬行實踐，不託空言，力闢姚江良知之學，一以關閩濂洛爲宗。循孔門博文約禮、敬義直方之則，以仁爲本，以修己爲務，以中庸爲歸，力正後儒偏陂之趨，而續古聖微茫之緒。立身端直，與人和易，持論醇正，不尚高遠。嘗云：「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卷四十，《備忘》二）又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卷六，〈答許大辛書〉）故於朱子《綱目》、《文集》、《語類》，晨夕不釋手，訂其疑而闡其微，旁及《讀書》、《居業》、《呂氏童蒙訓》、《魯齋集》，俱爲評本。晚年欲選其精粹編爲朱子近思錄及曹薛吳胡四子近思錄，惜乎選甫卒業而歿（曹吳二集未選），未能編定成書，今俱不傳。自著《願學記》中有「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卷二十八）二語，實自道爲學宗旨也。

先生既隱居，遂有志於力耕，輯補農書，書出漣川沈氏，言歸安桐鄉耕桑之法，課耕則手是編與家人講明之，嘗自述其志云：「前哲如吳康齋講濂洛之學，率弟子以躬耕，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此風可爲師法也。」（註4）……區區之望，實欲如古之孝弟力田，躬耕養志，不求聞達之英賢耳。」（卷四，〈與嚴穎生書〉）於《初學備忘》、《訓子語》中，諄諄以耕讀二字教後人，而重廉恥之防，有云：「人須有恆業，無恆業之人，始於喪其本心，終至喪其身，然擇術不可不慎，除耕讀二事，無一可爲者。」（卷四十七，《訓子語上》）「許魯齋有言，學者以治生爲急。愚謂治生以稼穡爲先，」能稼穡則可無求於人，可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難，則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則能興禮讓。廉恥立，禮讓興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卷三十六，《初學備忘上》）以是知先生所言，雖不越乎人倫日用之常，然身處草野，日抱嫠憂，荒江寂寞中，念慮所存，恆周乎天下後世矣！先生詩非所長，而音旨和雅，亦見寓託。秀水朱彝尊稱「間作韻語，不沿安樂窩頭巾語」云云。古文得八家神髓，嚴密修潔，間得文采。著書十五種五十四卷。篤實宏遠，論者謂軼薛胡而上

〔註4〕引蘇氏《年譜》文。先生原文見〈與嚴穎生書〉云：「前哲如吳康齋、劉忠宣之風，可爲師法也。」又《初學備忘上》，稼穡之難，學者不可不知一條中有云：「吳康齋先生講濂洛之學，率弟子以躬耕，劉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農，何粹夫官歸闕後圃種菜，俱可爲百世師也。」蓋蘇氏文綜此二段以成。